



JUN QING

WENJI

峻青文集

第三卷

过去更灿烂。那（即）未被神秘的面纱所掩盖了
的（即）当时也（即）真正的（即）
这，既是复活者的悲哀，也是“复活者”
运。这幸运是令人艳羡的。为此，我愿实践
的主持：为他举行“活作告别”。或奉献的报

“逢知惊暖度，

或（即）世（即）的（即）又（即）十（即）”

峻青文集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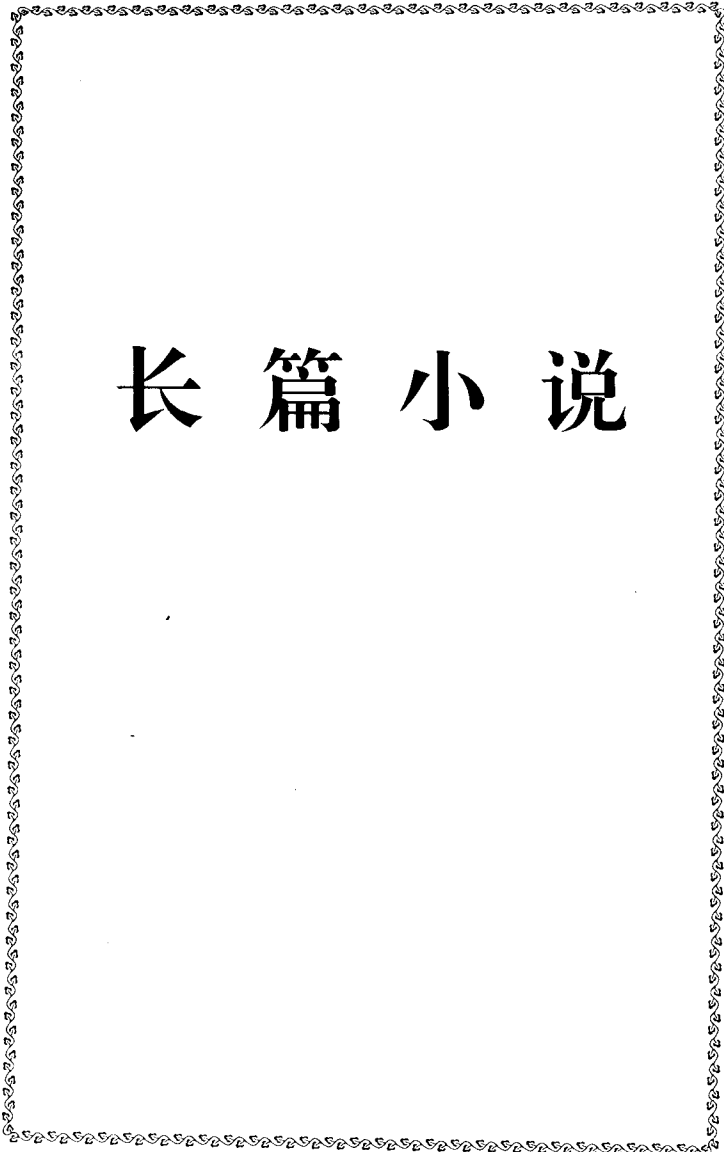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河北教育出版社

· 386643



长篇小说

序 幕

黎明时分。

寂静的昌潍大平原上，突然传来了惊心动魄的响声。这响声来自北面的大海里，来自漫长而平坦的海滩上。它在不断地增强着、增强着，‘可怕地增强着，越来越大，越来越响。……

它像山崩，像地裂，像狂风呼啸，像沉雷轰鸣。

随着这可怕的响声的不断增强，一幅惊心动魄的罕见情景，在黎明的田野上展开了：北面，在那平原尽头的北面，在那大海与田野相接连的地平线上，波涛汹涌的潮水，像滚了锅似地，顺着绵亘数百里的海滩，翻腾着，怒吼着，以排山倒海之势，奔腾而来。那白花花的浪头，离开地面足有两三丈高，直上直下地站立着，活像一道一眼望不见边的大墙，哇哇地叫着，在笔直地向前推进，推进，不停不息地一直向前推进。

潮水吞没了白茫茫的海滩。

潮水漫过了长着红茜草的盐碱地。

潮水冲进了庄稼茂密的田野。

一片片擎着红穗的高粱在猛烈冲来的浪头前面倒下了，一棵棵高大的白杨树在轰然扑来的浪头下面倒下了，一座座低矮

的草屋在海潮的冲击下倒下了。

潮水，排着整齐的一字队形，以雪崩山倒的可怕气势，席卷一切地奔腾前进，由北而南地奔腾前进，冷酷地一刻不停地顽强前进。

“海啸哇，海啸！”

“海啸！”

可怕的喊声，在黎明的田野上响了起来，从四面八方一齐响了起来。

惊喊声中，两匹白马，在距离海潮不到一里多路的前面，在霞光映照的旷野上，向着南面的村庄，拚命地奔跑。骑在马上的人，一面跑，一面狂喊：

“海啸，海啸来了！”

“海啸来了，快跑呀！快跑！”

可怕的声音和紧急的马蹄声，在清晨的旷野里震响着，向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

一个拿着镰刀起早到地里去割高粱的老头，听到了喊声，看到了白马，先是一愣，转头向北望去。北面，那茂密的高粱地和高大的树林，遮住了他的视线，什么也望不见，却听到了那雷鸣般的吼声，他的脸立刻变得煞白，丢下了篮子和扁担，拔腿就向南面的村庄奔去。

马匹飞驰过他的身边。

一群惊慌的山羊、兔子，紧跟在马匹的后面朝南疾驰。

一群惊慌的野鸡、野鸭，嘎嘎地叫着，低低地掠着高粱梢向南飞去。……

马匹奔到了村庄外面的围墙根下。骑在前面一匹马上的宫明山，在寨门口上勒住了马头，飞身下马，向着后面奔上来的

通讯员小马，急急地说：

“小马，快，你赶快去报告周司令。”

“是，老站长，你呢？”

“不要管我，快去，给。”老宫把自己的马缰递给了小马。

小马接过马缰，转身向村中飞驰而去。紧急的马蹄声，在寂静的街道上显得特别响亮。

老宫奔进了北大门，顺着寨门旁边的台阶，向着钟楼上奔去。

高高耸立的钟楼，披上了一层桔红色的霞光。这是昌潍平原上常见的钟楼。为了防御盗匪和洪水，从古老的年代开始，平原上的各个村庄，都修筑有像城墙似的高而厚的围墙，围墙的四周有四个寨门，寨门的上面，是像城楼似的高大而雄伟的钟楼。这钟楼高高地耸立在平原的上空，每遇发生盗匪和洪水，那钟楼上的大钟便响起了报警的钟声。

老宫飞步奔上钟楼。他站在那高高的钟楼之上，向北望去，嗬，好吓人哪，那大海潮铺天盖地，盖地铺天，一望无边由北向南地向前推进。这时候，天已经亮了，太阳从那东方的地平线上冒了出来。不知怎的，今天这太阳特别大，特别红，它简直像一个大火团似的，红得怕人。它那火红的光，映照在无边无际翻滚奔腾的潮水上面，使得那潮水像起了大火似的，火红一片，无边无际。望着这红通通的大水，老站长一时间突然觉得：那从漫长的海岸线下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仿佛不是洪水，而是大火，是一片无边无际熊熊燃烧着的火海。

啊，多么惊心动魄的景象啊！

这可怕的景象，老宫还是第一次看到。尽管小时候，他也曾多次听到老人们讲叙过几十年前那次大海啸的情形，但是他

怎么也想象不出它是这样的一副可怕的情景。这情景，使得这个从小就在黄河和渤海的风浪中锤炼出一副坚强性格的人，也兀自不禁地感到心惊胆战。

“完啦，今年的好庄稼完啦。昌潍根据地要遭殃了。”随着这个思想的闪过，他感到心里一阵火辣辣的刺痛，像被火烧着了似的。

他顾不得眺望那火红的大水，弯身拿起了敲钟的木棒，就使尽全力敲起那只悬在钟楼上的巨大的古钟来了。

噹噹噹噹……

噹噹噹噹……

洪亮震耳的钟声，在这寂静的清晨，骤然轰鸣起来，火急地轰鸣着，轰鸣着，向着四面八方，向着辽阔的秋天的旷野，迅速地扩散开去，扩散开去。

这惶急的钟声，在这寂静的清晨，显得特别响亮，特别惊人。它向平原上的人们发出了惊心动魄的警报，宣告了空前浩劫的到来。

二

随着钟声，小马飞也似地冲进了村庄，驰过了大街。大街上，人迹寥落的大街上，一群群刚刚放出门来的鸡鸭惊慌地叫着，从那奔驰而来的马蹄前面纷纷飞散开去，有的飞上了墙头，飞上了房顶。一群群清晨出来觅食的狗，则紧跟在飞驰的战马后面，汪汪地叫着，盲目地追逐。

战马在村中间的一座古庙门前停了下来。这儿是军分区司令部的驻地。小马翻身下马，把缰绳往马背上一甩，就飞步向

庙门冲去。与此同时，庙门里面，一个人急急地走了出来，差一点和小马撞了个满怀。他就是军分区司令兼地委书记周一川。今年，根据地的军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机关和部队在海滩上开了大片荒地，种上了大片庄稼。大秋来到，昌潍平原的庄稼长得特别好。昨天下午，他带着军分区的部队以及军政首脑机关，来到这昌潍根据地最北边的一带滨海村庄抢收三秋。听到这突然响起的紧急钟声，周一川心里一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还以为是来了海匪呢。不错，北面的海上是有一股海匪——“渤海王”赵天京的队伍。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正要派人去做工作争取他们弃暗投明，接受我军改编，参加抗日。担任此项任务的是昌潍专区专员兼粮站站长宫明山，因为他以前曾和赵天京的父亲在一条船上当过水手。双方已经约定好了，今天早晨在北海边上的一座渔民的独立小屋里见面，所以天还不亮，宫站长就带领着通讯员小马赶往海边去了。现在，这突然响起的钟声，使得周一川心里一动：莫非赵天京变卦了不成？他一面猜测，一面向门外走去，刚到庙门外面，就遇上了火燎毛似的急急冲进来的小马。

“什么事，小马，这么急？”

“不好了，周司令，海啸，海啸……”小马忘记了打敬礼，用手擦着脸上的汗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什么？”

“海啸，洪水来了！”

周一川一听，心里扑通跳了一下，立刻把手一挥：

“快，紧急集合！”

随着他的喊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号兵，纵身跳上了古庙大门前面的戏台，端起拴着红绸布的小马号，仰起脖来，对着

朝霞烧红了的天空，吹起了节奏快速高亢的集合号。

应着号声，队伍潮水般地从古庙里，从四面八方的屋子里，迅速地涌到了戏台下面的广场上。随着此起彼落的口令声，一列列整齐的队形排了起来，一时间，偌大的广场上，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人群里鸦雀无声，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出来。在这极度的寂静中，那噙噙的钟声显得特别响亮。在这惶急的钟声里，一种巨大而又沉重的嗡嗡声，也从北面响了起来。这是一种人们从来没有听到的声音，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可是谁也预感到一定是有一种什么不平常的紧急事情发生了。广场上，千百双耳朵都在紧张地谛听着这不祥的响声，千百双眼睛都在急切地望着那纵身跳上戏台的周司令。

周一川，三十多岁年纪，细高个，长方形的脸上，两道浓眉紧锁在一起。他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能征惯战的英雄人物，多年来在革命斗争的狂风暴雨中，练就了一副临危不惧、安如泰山的钢铁性格。但是，今天这个意外的警报，却在他的心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静静地听着那不断增强、越来越大的惊心动魄的吼声，预感到一场空前浩劫的降临。作为这个地区党政军的领导人，他将怎样带领全区抗日军民来迎接这场严重的考验？他紧咬着下唇，用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扫视了一下寂然无声肃立在广场上的人群，把手一挥，用他那四川口音大声地说：

“同志们，我们本来是开到这一带来抢收三秋的，可是，现在发生了海啸。……”

“海啸，海啸！”像大风吹过了草滩，广场上响起了一片惊讶的絮语，“海啸，海啸！”

“对，海啸，是海啸。大潮立刻就要到了，一场空前严峻的

考验，已经落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在日本侵略者的面前，我们和昌潍根据地的人民一起，同生死，共命运。现在，在洪水的面前，我们同样要和昌潍人民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现在，听我的命令：通讯排火速通知一切机关部队，全力投入当前的抗灾斗争，不惜一切代价，尽一切可能抢救群众的生命财产。首先要在洪水到来之前，加固围墙和寨门，防止洪水冲入村内。驻在这个庄上的特务营一、二、三、四连，分别担负这个庄的东、西、南、北四个寨门的关闭和加固任务，其余的机关、部队，一律上围子，加固围墙，监视险情，哪里有险哪里抢，哪里有水哪里挡。跑步！出发！”

三

噹噹噹……钟声在火急地响着。

老站长那高大魁梧的身影，高高地站立在那钟楼的上面，双手挥动着木棒，奋力地在敲击着那口巨大的古钟。钟楼上风很大。九月清晨的海风，尤其是作为大潮前驱的海风，分外强劲，它带着浓烈的泥土和鱼腥的气味，刮得平原上尘土飞扬，寒气逼人。可是老宫的头上却冒着热腾腾的白气，流着小河似的汗水。他身上的那件褪了色的旧军装褂子，也被汗水浸湿了。他的袖子高高地挽了起来，露出了一条条青筋绷起的胳膊。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木棒。他的脸上，是一副异常深沉而严肃的神情，嘴唇紧紧地抿住，眼睛威严地望着那北面田野上的呜呜地叫着越来越近的洪水，双臂在旋风似地上下飞舞，狠狠地敲击着那口巨大的古钟。他那威严的神情，使人感到：仿

佛他敲击的不是大钟，而是奔腾咆哮、汹涌扑来的潮水；仿佛他在使着全身的气力，要把那凶猛无比、席卷大地的潮水迎头击退，砸得粉碎。

噹噹噹噹……

噹噹噹噹……

钟声在紧急地响着，它那巨大而洪亮的声浪，像电波似的，在秋天的平原上空，迅速地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开去，扩散开去，一直扩散到无边的远方。应着这钟声，周围所有的村庄也都响起了紧急的钟声。一刹那间，整个的昌潍大平原上，千村万落，一齐响起了报警的钟声。

噹噹噹噹……

噹噹噹噹……

这千万口古钟的轰鸣，汇成了一片震天动地的巨大响声。这钟声笼罩了无边无际的茫茫平原，传遍了一马平川的四面八方。这时候，整个辽阔寂静的昌潍大平原上，只听见两种巨大的响声：一种是海潮的怒吼，一种是警钟的轰鸣。它们一个代表灾难，一个代表希望。一个代表毁灭，一个代表反抗。现在，这两种声音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决斗：钟声压制着海啸，海啸冲击着钟声。这是两种响声的搏斗，这是两种力量的较量。

听着这响彻寰宇的巨大响声，老宫脸上那深沉严肃的神色更加浓厚了，手中挥舞着的木棒，更加迅速和有力了。随着他那木棒的猛烈敲击，钟声也响得更加震耳更加洪亮了。仿佛，他敲击的不是这地处北海之滨的最边沿上的一个村庄——鲍庄钟楼上的钟，而是整个昌潍大平原上所有村庄的钟楼上的钟。仿佛，现在这巨大的浑然无垠、响彻寰宇的钟声，就是他那脸上流着的汗水，他那嘴里呼出的热气，他那全身使出的无穷的力

量所幻成的。钟声随着他的手臂飞扬，钟声随着他的呼吸扩展，钟声随着他的坚强意志传播到无边的远方。仿佛，他那整个高大魁梧的身体，就是一口巨大无比的铜钟，迎着那奔腾而来的海水，发出了威震寰宇的响声。是的，他是平原上第一个最早发现海啸的人，也是第一个向平原上的人们敲响了报警的钟声的人。现在，他整个身心，都和那整个平原上浑然一体的钟声，融合在一起了。

钟声在轰鸣。

随着钟声，周一川和小马飞步奔上钟楼。

老宫看见周一川，放下木棒，擦着脸上的汗水，默默地向着他点了点头。周一川也没有吭气，和老宫一起，默默地走到钟楼外面的雉墙上，手扶墙垛，向着海啸的方向纵目眺望。鲍庄是平原上最北边的一个村庄，它的北面，就是东西长达数百里、南北宽达数十里的大海滩。这海滩上，靠近南面的是平坦坦空荡荡的盐碱地，接近海边的一带是长着茂密的芦苇丛和红荆林的大草滩。现在，这整个漫长辽阔的大海滩，全都被洪水吞没了。从高高的钟楼上望去，只见西北、正北、东北的方向，全是一片红通通的大水。这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天空布满了火红的朝霞。天空是红的，洪水也是红的，天连水，水连天，红通通的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那奔腾翻滚的洪水，像千万只野兽一齐同声地哇哇叫着，凶猛地吞没着海滩，吞没着田野，吞没着树林，吞没着村庄，贪婪地顽强地向着南面，向着庄稼茂盛、村庄稠密的平原中心，推进，推进，迅速地推进。现在，大潮的前锋，已经扑到村庄以北大约一里路左右的田野上来了。他们清楚地看到：那带着可怕的吼声向前滚滚推进的浪头，直上直下的高高耸立着，像一堵漫长而整齐的墙壁，浪尖上喷着

火焰似的红花，从一座黑压压的树林后面钻了出来，漫过一片空地，又向着前面的高粱地狠狠地扑来。那茂密的高粱丛立刻被吞没得不见了。火红的浪峰继续在向前滚滚推进，一片片的吞没着庄稼茂密的田野、树林……

风，那随着大水刮来的海风，带着浓厚的海腥气味，猛烈地卷了过来，刮得钟楼上的屋瓦咯咯作响，刮得周一川和老宫的衣襟高高地飘扬起来。

周一川，这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多年来在那激烈而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他经历过多少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严重时刻，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他来到昌潍平原也有好几年了，过去也曾听到老乡们讲过几十年前的一次海啸的情形，却想象不到会是这样一副可怕的情景。他看了看老宫，老宫的脸色也是非常沉重的。他问道：

“宫站长，多年以前的那次海啸，潮水漫到了什么地方？”

“听说是到了固堤一带。”

“离海边有多远？”

“大约七八十里。”

“这么说，潍北大部分都淹了？”

老宫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看这一次的水势，比那一次怎么样？”

“恐怕只大不小。”老宫沉重地说，眼睛依然望着洪水。

周一川不说话了。两个人全都默默地望着那滚滚而来的洪水，心情感到异常沉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一片片丰收在望的庄稼：高粱、玉米、大豆，迅速地被大水吞没了，吞没了，吞得无影无踪。只是在那地势较高的土岗上，还能看到有些高粱穗子露在水面上摇摇晃晃。

“多么好的庄稼啊!”望着那被洪水吞没的田禾,老官的心里火烧火燎般的疼痛。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唉!多年没有的好收成,这下子,全完了。……”他说不下去了,心口上像塞上了一块石头。他是昌潍专区的专员,兼着粮站的站长,一直担负农业生产和党政军机关部队的粮食供应工作,所以人们都叫他老站长。周一川则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老当家”。现在,看到这么好的庄稼被洪水吞没,他心里痛得不行,担心着这全区的军需民食。

“是啊,庄稼完了,村庄也完了。咱们的昌潍根据地……”小马的话里带着哭音。他回头望着南面那辽阔无边的大平原,心里激动得不行。这时候正是三秋季节,平原上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丰收景象。他真不敢想象:这苍茫寥廓、无边无垠的大地,这星罗棋布、密密麻麻的村庄,这树木葱茏、庄稼茂盛的田野,特别是生活在这亲爱的故乡土地上的欢乐而勇敢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他的亲爱的乡亲们,在这场洪水中将要遭受到怎样严重的灾难。“咱们的根据地,司令,老站长,咱们的根据地。……”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双手捂着眼睛,肩头一抖一抖地哭了起来。

“是的,咱们的根据地要遭殃了。”周一川走到小马的身边,用手轻轻地抚摩着小马的肩膀,沉重而缓慢地说,“这场空前的天灾,肯定会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困难;而我们的敌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投降派,也一定会趁机向我们加紧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尽他们的一切力量来扼杀和摧毁我们的抗日根据地。”说到这里,他转过脸去望着老官,深深地点着头说:“情况严重啊,老宫同志,非常严重。”

“是的,周司令,情况很严重,非常严重。”老官也深深地

点着头说，“听老人说，几十年前的那次大海啸，把这个地区整个都毁了。那时候还没有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封锁和扫荡，可是大海啸之后，就赤地千里，一片荒凉了。正像当时有人说的那样：‘一朝海啸起，千里绝人烟’哪……”

“这么说，咱们的根据地……咳！”小马望着北面那滚滚而来的洪水，又望望南面那辽阔无边的村庄和田野，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司令，站长，快说吧，到底怎么办，咱们的根据地能眼望着它这么毁了不成……”说到这里，他的喉咙哽住了，心里一阵酸痛，泪水夺眶而出。他双手捂着脸，肩头一抖一抖地哭了起来。

“不，咱们的根据地决不能毁！”老宫紧咬着下唇，眼睛望着那汹涌咆哮、奔腾而来的洪水，以一种刚毅高亢的声音，斩钉截铁、一字一句地说，“不错，困难是严重的，非常严重。但是，再大的困难也决不能把我们压垮，决不能使我们屈服。不管是洪水也好，敌人也好；天灾也罢，人祸也罢：都决不能叫咱们低头。咱们一定要和它们斗争，坚决地斗争，而且一定要战胜它们。”说到这里，他高高地举起拳头，猛地向下一砸。那气势，仿佛要把那凶猛咆哮滚滚而来的洪水砸得粉碎，使之溃退千里。

“对，我们一定要战胜它们。”小马狠狠地把眼泪一擦，也高高地举起了拳头，眼睛望着远处，大声地说：“洪水、敌人、天灾、人祸，你们全都来吧，我们不怕。我们的根据地是铁打的，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彻底打垮。”说着，拳头猛地向下一砸。此时轰然一声，在北面不远的地方，一个巨大的浪头，撞到了高高地耸立在土岗上的一棵大杨树上面，迸起了一片火焰似的浪花。

洪水迫近了。

周一川望着那迫近村边的洪水，听着老宫和小马那宣誓般的坚定的话语，脸上浮起了满意的微笑。他来到昌潍平原已经好几年了，自从踏上这块民风强悍的土地的第一天起，他就强烈地感受到这儿的人民，这儿的党，是何等的勇敢坚强。今天，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在这两个人面前，他又一次看到了这种强悍性格的表现，他感到十分快慰。他走近老宫和小马的身边，用手亲切地抚摩着他们的肩膀：

“对，老宫、小马同志，你们说得对。不管有天大的困难，咱们的根据地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且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说到这里，他默默地抬起头来，放眼向北面望去。洪水已经冲到了村庄的外面，一排隆隆作响的巨浪，挟着凉森森的海风，轰然一声，扑到了钟楼下面的围墙上，迸起了一团雪白的烟雾。围墙根下的一幢小屋，在大浪的猛烈冲击下倒了下去。在那汹涌而来的波涛中，出现了几个溺水的群众，他们在洪水中挣扎，呼喊。

周一川把军装上衣一脱，纵身跳下水去。

老宫和小马也紧跟着把衣服一抡，纵身跳了下去。

在围墙上忙碌着的干部战士们，也都纷纷跳下水去，抢救群众。……

四

机声隆隆。

海啸之后的第二天上午，一片汪洋的昌潍平原上空，出现了一架贴着红膏药的日本军用飞机。这飞机从东南方向的胶济